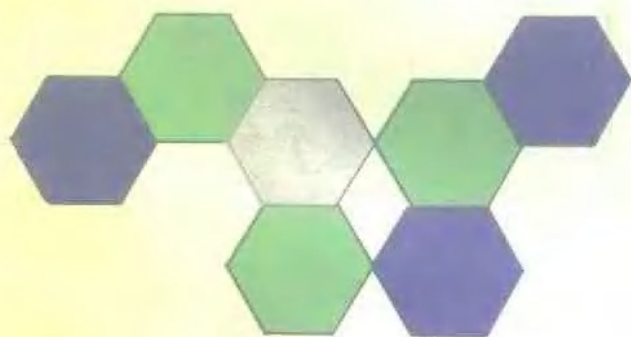


XIANDAI
JIAOYU

王伟廉 编著

CONGSHU

课程研究领域 的探索



四川教育出版社
· 现代教育丛书 ·

335932

王伟廉

课程研究领域的探索

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伍 尧
封面设计：戴 卫
技术设计：杨 林

课程研究领域的探索 王伟廉 编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四川新华印刷厂排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雅安地区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5 插页4 字数174千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50册

ISBN7-5408-0230-4/G·247 软精 定价：3.1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阐述课程研究领域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对欧美近年来的课程研究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全书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课程研究领域的主要课题，按照从理论到实践的指导思想，分成“小循环系统”和“大循环系统”来加以说明，比较清楚地阐述了不同课程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进行课程研究的有用框架。在论述课程问题的同时，作者结合我国实际，并通过比较，深刻指出了我国教育理论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提出了对我国教育理论进行改造的一些基本原则。

序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革时期。党的十三大已经为我们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要实现这条路线，教育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赵紫阳同志在报告中强调：“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因此教育如何改革才能与经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的改革相适应，已成为举国上下所共同瞩目的问题。

教育改革只有在科学的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才能不断引向深入。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理论工作者已经对教育改革的问题作了不少理论探讨，但应该说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决非朝夕可致。可能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的理论体系才能逐渐臻于完善。

100-33/23
今天，在老一辈学者的关怀下，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教育科学学术著作系列丛书——《现代教育丛书》与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以及我们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广大教师见面了。

丛书的作者队伍是由一批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所组成。他们思想敏锐、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富有朝气，他们以自己辛勤的研究成果，为教育理论界吹进了一股新风。

这套丛书以运用新学科、新方法、新观点进行理论探索的教育科学著作为主，同时注意挖掘我国传统教育的瑰宝，填补教育理论研究的空白，适当介绍外国教育理论的新成果。强调学术性、科学性和理论联系实际，力图为开阔教育理论研究的视野，开拓教育实践的沃土，启迪教育改革的思考，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促进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作出努力。如果丛书能始终保持较高的质量，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实现的。

刘佛年

1987.11.7

前 言

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

当前，肩负着培养现代化人才任务的教育事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是因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的现状远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因此，教育必须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要改革就要有理论作指导。而我国的教育理论却面临着危机：理论贫乏，脱离实际。在当今教育改革急需理论指导的形势下，人们深切感到：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然而，突破口在哪里？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

人们在研究、在探索……

有人力图从新的方法论角度去研究；有人则从新的学科领域寻求出路；有人主张先转变教育观念；还有人则探索建立新的理论体系。这些不同的探索途径都是必要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教育理论界的空气。

我们认为，要改变当前教育理论界的这种状况，必须放开眼界，解放思想，尽可能汲取国外教育理论中的合理成份，结

合我国实际，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同时运用现代系统观点进行分析，把不同层次上的教育问题都尽可能统一到一个整体中去把握，并力求探明从理论到实际之间的一系列环节，这正是本书的宗旨。

那么，在当前，国外哪些教育理论值得我们汲取和借鉴呢？笔者认为，“课程”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教育理论，都必须通过“课程”才能最终实现包含在这些理论中的各种目的和愿望；课程乃是把宏观的教育思想、观念、理论等等与微观的教学实际联系起来的唯一途径，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的一座桥梁。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理论一直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对欧美的教育理论则研究得很不够，有很多重要领域甚至还不了解，这在“课程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欧美许多国家，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十分活跃。尽管这个领域从诞生到现在不过短短60多年历史，然而其发展之速却十分令人瞩目。特别是本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领域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为什么这个领域能得到如此重视？就是因为西方各国的教育改革中，课程一直被放在中心地位。

本书正是从上述思想和我国教育理论的现状出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欧美课程研究领域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探索，旨在为读者提供一幅关于课程研究领域的完整图画，填补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上的空白；同时，笔者力图结合我国实际，并通过比较，融合英美等国课程研究领域的诸多成果，使读者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从而为改变我国教育理论的现状奉献一点思想的火花。

诚然，课程领域是极其复杂的，在一本薄薄的书中不可能将其探讨得很深入。但只要本书能够使读者从中获得一些新的东西，并能引起读者对我国教育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的话，那也就是作者最大的满足了。

我相信，我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者，都会有这样一种信念：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我国教育理论增添一块砖，那么，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大厦的建成就指日可待了。笔者真诚地希望，这本书也能成为这样的一块砖。

作者

1986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课程研究领域的性质及范围	1
一、课程研究与教育学	2
二、课程的概念与研究角度	6
三、课程系统和它的两个“循环”	9
第二章 漫长的过去 简短的历史	15
一、从博比特到“八年研究”	16
二、拉尔夫·泰勒的基本原理	25
三、课程研究领域的日趋成熟	31
第三章 “小循环系统”中的基本理论研究	43
一、教育观念、教育思想体系与课程	44
二、课程与知识范围	50
三、课程与知识类型	65
四、课程与知识的效用	71
第四章 “小循环系统”中的课程编制领域	77

一、不同的课程编制思想和模式·····	79
二、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	94
三、课程编制中的“分析法”·····	113
第五章 “大循环系统”中的课程实施·····	125
一、教学活动的计划与实施结构·····	126
二、调查学生的各种需要·····	131
三、确立教学目标和选择内容·····	138
四、教学方法·····	141
五、规划教学单元和课·····	156
六、激发学习动机和实施课程·····	160
第六章 对课程循环系统的评价·····	168
一、评价中的若干争议问题·····	170
二、课程评价的基本方法·····	176
三、学校课程的有效性问题·····	186
第七章 课程的变化与改革·····	196
一、引起课程变化与改革的原因·····	197
二、对课程改革性质和过程的探讨·····	205
三、对课程改革结果的研究·····	218
第八章 展望与反思·····	249
一、走向未来的学术领域·····	249
二、几点思考·····	253
主要参考文献·····	260

课程研究领域的性质及范围

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表明的，我们即将开始探讨的，既不是某一门学科，也不是某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对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比较陌生的教育学术领域——课程研究（Curriculum Studies）。这个领域的研究活动目前在英美等国异常活跃。但在我国，很少有人对它有比较系统的了解。那么，

“课程研究”是怎样一个研究领域呢？本书的探讨又准备从哪个角度来进行呢？为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确定这个领域在世界教育理论“坐标系”上的“点”，以及这个“点”与其它主要坐标点之间的联系，然后再阐述这个领域的研究范围和性质。然而，作这样的“定点分析”却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里首先碰到的困难是，在教育理论研究的思考方式和角度上，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或者借用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的观点来说，各自采用的是不同的“范型”（paradigm）。这种差异使我们很难把不同的理论纳入一个能够广为人们接受的坐标之中。即使这样的“坐标”

建立起来了，我们仍然会面临另一个困难：在以同一种角度和思考方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学术领域中，也会由于在定义、研究范围和对象等问题上的分歧而难于确定一个合适的“点”。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困难，我们至少还是可以确定出“课程研究”这个学术领域在纵横交错的教育理论世界中的大概“位置”。

一、课程研究与教育学

确定“课程研究领域”在众多教育理论中的大体“位置”，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领域，“课程研究”应该说是诞生在美国。粗略地说，这一领域主要属于普通教育理论的范畴。我们可以把美国作为比较的一方。另一方我们选择了苏联。因为苏联是苏式《教育学》的诞生地，而苏式《教育学》也属于普通教育理论范畴，况且我国读者也比较熟悉苏联的理论。此外，美苏两国又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所以，选择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更容易使读者了解“课程研究”这个学术领域的性质。

通常，人们对美苏这两个国家的教育理论所作的比较往往是从哲学角度或从文化角度来进行的。我们这里选择了一个更为现实的角度：即从两种教育制度对教育实践的要求这个角度来进行比较。之所以选择了这个角度，主要理由在于，教育理论乃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不同的教育实践往往会产生出不

同的教育理论类型。

那么，美苏两国的教育制度对教育实践有何不同要求呢？这两种不同的要求对教育理论又有什么影响呢？下面就让我们对此做一点考察。

众所周知，美苏两国实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制度。有的教育史家把这两个国家分别作为地方分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代表。不管这种分法是不是合适，至少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两种教育制度是有着很大差别的。而这种差别对教育实践来说，就必然意味着不同的要求。

如果仅从“教什么”这个课程的基本问题来看，就某种意义说，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两国的地方学校和教师所扮演的是两种不同的“角色”。或者说，所担负的是两种不同的任务。苏联所要求于地方学校和教师的，是如何正确领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而把由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好了的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这三个“国家文件”中既定的东西，以最佳的方法传授给学生。或者说，“教什么”这个问题是由中央决定的。地方学校和教师在这里所扮演的是执行和贯彻上述三个文件的角色；所要求于它（他）们去做的，是如何更好地在“执行”和“贯彻”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苏联的地方学校和教师所要掌握的主要教育技能，大多集中在教学活动和其它教育活动上面，而较少涉及学校教学计划（课程）的制订过程方面的知识，即“教什么”的理论依据和选择方式。苏联的一本《教育学》对此做了很好的说明。它指出，教师的最重要的教育技能是：

了解学生的教养水平；

制定在集体里发展个性的计划；
预计教学和教育效果；
制定指导学生学习 and 课外活动的计划；
选择、分析和综合教学教育材料；
把教育活动划分为具体步骤；
发觉和利用学生各种活动中的潜在的教育影响；
计划学生的活动内容及对其活动的教育指导；
掌握不断变化着的教育技术的方法和手段；
找到向学生提出要求的最好形式，并根据学生的个人特点
和教育环境而加以改变；
同个别学生、小组、学生集体、家长和教师建立从教育学
观点看来是适当的相互关系；
对学生的活动进行经常性指导和有效的监督；
对照原有条件和既定的教育目的来分析所得到的结果。①
可见，上述这些教育技能几乎没有涉及到课程的产生过程；或者说没有涉及到“教什么”的决策过程。

美国则不同。美国的地方学校和教师由于有权自订教学计划（课程），有权自行挑选市面上出售的各种教科书或自编教材，或者说，有权对“教什么”自行做出决定，因而美国的地方学校和教师就有责任根据本地区、本校和本班的具体情况，去创造性地制订教学计划（课程）和编写教材。它（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或所承担的任务，不是把既定的东西传授给学

①参见巴拉诺夫等：《教育学》，李子卓等译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生，而是要去自己制订这些东西，或者说，对“教什么”自行作出决定。所以，美国 and 苏联的地方学校和教师，在这一点上就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这种“角色”的差别中，必然要产生出另一种差别：苏联和美国的教育理论界为地方学校和教师所提供的教育理论，也必然有所不同。苏联所提供的理论目的在于帮助地方学校和教师正确地完成已经确定了的东西，因此在这种理论中，主要是一套基本思想和原理、原则，以及与之相应的一些具体的教学、教育方法的指导。而在美国，所提供给地方学校和教师的，乃是包括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整套环节。与苏联相比，其关键的区别在于，后者涉及到了制订课程的过程，并且基本不向地方学校和教师规定这个过程的结果。这种区别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来表示（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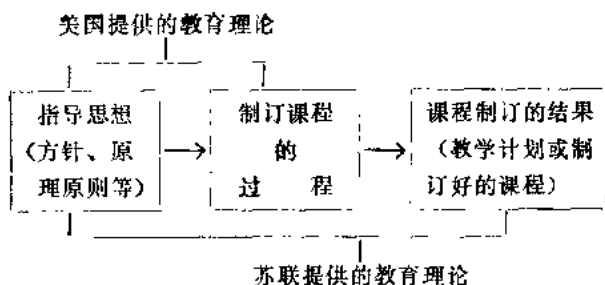


图1—1

应当指出，在苏联，从教育思想向教学计划（课程）的转化过程并不是没有，而是不要求地方学校和教师掌握这些研究方法和理论。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是在中央一级进行的。

正是由于上述区别，美苏两国的地方学校和教师所得到

的，就是两种在性质上有所区别的教育理论体系（如果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话）。在苏联，这种体系是一种工作指导性质的东西，或叫做工作指导体系。其集中体现就是苏联《教育学》。而在美国教育理论体系中是没有象苏联那样的《教育学》的。美国的教育理论体系是一种囊括了教育活动全过程的研究性质的“体系”，或叫作理论研究体系。而为了要给地方学校和教师提供对教育活动全过程进行研究的必要的知识和方法，就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大体包括学校教育全过程的研究领域，而“课程研究”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通过上述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把“课程研究”划在教育理论坐标系的“理论研究体系”这个象限中。

然而，即使在课程研究领域这同一个理论体系中，也会由于在概念和看问题的角度上的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研究途径。

二、课程的概念与研究角度

“课程”一词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含义。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也有不同的认识。在我国，没有接触过英美等国课程研究领域的人，一般都把“课程”这个概念按照苏联《教育学》里“教学论”部分中谈到的“课程”概念来理解。其实，这只是对“课程”一词的众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而且是一种比较狭义的解释。美国学者奥利弗（Albert I. Oliver）把对“课程”的不同理解按照从广义到狭义的顺序，列出了下面七种解